



回忆录

原载茶陵县《南浦潮》  
卖鸡蛋

李运芳



(照片提供:罗晓华)

周末回南塘,走的时候,爸爸把家里留的三四十个新鲜鸡蛋都端了出来,让我和姐姐带去吃。这些鸡蛋都是家里喂养的母鸡生的,是城里人难得买到的土鸡蛋。

我不肯带,因为平日上班都吃工作餐,周末有时候在乡下度过,若是未归,则被姐姐叫去,因此半年来很少独自做饭。

爸爸不为所动,找来袋子自己动手给我装好了。奶奶也在一旁不停唠叨,说我脸色不好,要补充营养。看看躲不过,我只好带走了。

十几个大而光洁的鸡蛋,捧在手中,很有分量感。看着这些鸡蛋,我思绪飞扬,那些卖鸡蛋的童年记忆,点点滴滴,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。

在山村深处长大的我,小时候最怕的不是被老黄牛的尖角顶下田埂沟,不是割茅草时踩到昂首示威的小花蛇,也不是拔秧苗时遇上油黑的蚂蝗,或者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听老人家一惊一乍地讲鬼故事,比起这些,我更怕赶圩。一到赶圩的日子,我就得去卖鸡蛋了。

那时候农民都过得紧巴巴,母鸡下了蛋,一般舍不得吃,得拿去换钱。鸡蛋这种食物,对幼小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,捡鸡蛋感觉在捡宝贝疙瘩似的。小孩子们也只有在一年一次生日时才能吃上一个荷包蛋。

所有的鸡蛋都被小心翼翼地存放起来。每隔十来天,大人就算好了赶圩的日子,隔天夜里将我叫醒,得拿去换钱。鸡蛋这种食物,对幼小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,捡鸡蛋感觉在捡宝贝疙瘩似的。小孩子们也只有在一年一次生日时才能吃上一个荷包蛋。

次日清晨,天刚蒙蒙亮,我就被叫起来,跟着别人出门。大人已经将鸡蛋用竹篮子装好,底下垫了碎花布,白鸡蛋躺在花布上,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,少的时候也有十一二个。我愁眉苦脸地看着安安静静躺在篮子里,想着长路漫漫,心中涌起无尽的忧伤,然后在大人的“威逼利诱”下,不情愿地拎起篮子,追着族里那些赶圩的大人后面跑。

之所以怕赶圩,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乡上的圩场离我们太远了。以我当年的脚力,走大路要一个半小时以上,走小路也至少要二十来分钟,还要翻过几座荒无人烟的小山头,走过一大片田野和人家,路上的大狗总让我提心吊胆。但乡亲们选择走小路,毕竟小路要近多了。大人走路比我快,也不会特意减速。路上状况频出,有时候被大狗吓哭,有时候被荆棘割破手脚疼哭,有时候不小心摔倒打碎了几个鸡蛋,知道回家要挨骂,父母都忙着田间的农活,交代给我的任务,也不是每次都那么顺利,比如算账时被顾客坑了,鸡蛋相互碰撞撞裂了外壳没卖掉。有时候早上出门时数好的鸡蛋,因为当天降价的缘故,到下午又一个一个地提回家,又累又饿,灰头土脸。

最开心的事情,莫过于半道上就被人家把鸡蛋买走。记得有一回,才走到隔壁的村子,一个大婶就把我拦住,说要买鸡蛋,问多少钱一个。我说了价钱,她嫌贵,我说不卖,宁可提着篮子走到镇上去。她停了一会儿,又冲着我已经走开好几步的我招手:“回来,小孩,看你提这么多鸡蛋走那么远也可怜,我帮你买一些。”数到最后只剩下六七个,她干脆全买下来,一边给我钱一边说:“小孩,把钱装好了,快点回家去。”我提着空篮子,裤兜里揣着一把零钱,感激不已。

在圩上卖鸡蛋,经常会遇到我的老师们,这是我最担心的事。看到他们远远走来,我赶紧低头,真想挖个地洞藏起来,让他们看不见我才好。但我的鸡蛋每次都把我出卖了。他们偏偏停下脚步蹲在我跟前,拿着鸡蛋问价钱,我只好硬着头皮叫老师,然后听着他们略带惊讶地说:“原来是你呀。”从小到大,面对老师的时候,我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感,老师们要是跟我还价,更让我不知所措,又不知道该不该从老师手里接过钱来。

我从八九岁被长辈们安排卖鸡蛋,一直卖到初中毕业,那条小路不知道走过多少回,也不知道在路上哭过多少回,跌倒过多少回。

不知道何时起,家里的鸡蛋开始去掉了“奢侈品”的头衔,由“外销”转“内销”了,吃稻谷喂养的母鸡下的蛋难得买到,这些年大部分都供给了小外甥。平常回家下厨的时候,我也会拿几个鸡蛋出来,做汤,或者煎炒,主要是想给长辈们尝尝。鸡蛋虽然吃得起了,但一个鸡蛋要一块多呢,他们仍旧舍不得吃,总会把鸡蛋一个个留好,等我们回去时,全部带走。

如今,人们出行都有了代步的工具,小路也早已荒芜,我都记不起那些弯弯曲曲的路口了。但小时候卖鸡蛋的经历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,我从卖鸡蛋的小孩升级为吃鸡蛋的成人,内心深处依然对鸡蛋怀着悲喜交集的复杂情感。

小小说

原载醴陵市《开卷有益》

等待

李广宇

李伟走进小饭馆的时候,金城已经在自斟自饮了。李伟边放包边惊讶地问:“你不是戒酒了吗?”金城只是笑,也不说话,脸色微红,带着一点儿醉意。菜有些凉了,金城喊服务员拿去热热。坐下,李伟才发现金城还穿着白大褂,只在外套了一件外套。

李伟问:“今天值班?”金城摇摇头。李伟问:“那怎么还穿着这一身?”金城没说话,扭头看着窗外。饭馆离医大住院部很近,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住院部大楼,灯火通明。金城说:“晚上有个病人,怕出事。”李伟点点头。

李伟的手机振动起来,拿起来看,是小美发来的微信。整个下午,小美都在缠着李伟,让他答应一起去海南度假。这一次依旧如此,李伟心烦,把手机关了,抬头,金城正盯着他。李伟有些不好意思,说:“是小美。”金城笑,说:“一刻都离不开?”李伟笑,说:“哪里!老夫老妻了。”金城听了突然叹口气,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。李伟伸手拦了一下,说:“有什么事你就说,你可别借酒浇愁。”听这话,金城愣了一下,然后哈哈大笑,笑了很久,似乎有些失控。

小饭馆里人声嘈杂,没人注意他们两个,但李伟还是觉得有些尴尬。金城终于停止了笑声,但脸上却现出了悲伤。他说:“李伟,这几天真的遇到了一件事。”金城抬头看着李伟,李伟问:“什么事?”金城说:“是一个病人。”

金城说的病人是一个女人,很年轻,却得了癌症,晚期,只能保守治疗。金城说:“送进来的时候,病人已经知道自己的情况,没进医院是因为怕花钱。这一次是被丈夫强行送来的。”顿了一下,金城说:“你知道吗?癌症到最后是很疼的,那种疼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,我见过一个病人疼得跳楼自杀。”说到这里金城呆看着面前的酒杯。

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个清洁工,女人住院以后,他一直守在病床前。疼痛让女人彻夜难眠,丈夫就陪着说话,实在困了,才会趴在床边睡上几分钟。金城说:“虽然很疼,可我很少见女人哭喊,看她难受,我对女人说:‘你要是疼就喊出来,会减轻一点儿。’女人却摇摇头说,她不能喊,得病就够让丈夫上火的,再喊怕丈夫更难受。”

金城说:“女人住院没多久就开始浮肿,你不知道那种浮肿,很可怕的,整个背都肿起来,而且流着脓血。”金城重重叹口气。李伟问:“后来呢?”金城看着李伟,反问:“后来?他们还有后来吗?”一句话让李伟心里沉了一下。这时,金城又继续说:“以

随笔

原载炎陵县《神农风》

李子的回味

张红玉

下班看到店子门口有卖李子的,随手买了一斤,六元。拎回家洗净,尝了尝,酸盖过甜,还略带点涩,没有儿时自家的那么好吃,不由得勾起了我对家乡李子的回忆……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我们那个组的村民,每家每户,或多或少都有几棵李子树,我家有十几棵。那个年代虽然分田到户,拥有了自己的一份田地,但家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,每天只能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一年到头,除了养两头猪过年外,唯一的盼头就是门口那些棵李子树。“吃饭靠种田,花钱靠李园”,一旦李子丰收,手头就宽裕多了。

端午节前后,向阳面的李子略带紫红,这时我们兄妹就会大胆地举着竹竿,敲打下果来吃,吃完就在李树下玩“跳房子”、“打钉”的游戏。

挑出熟透的,其余的第二天再由母亲挑到集市上卖,遇到星期六或星期天,难得出门的我偶尔也会缠着跟着母亲去赶集。运气好时,可以把一担李子卖完赶回家吃中饭,运气不好时,得下午两三点才能到家。每每这时,我都会饿得肚子咕咕叫,母亲总叫我去买馍馍吃。那时的馍馍一个5分钱再加上一两粮票,尽管店里的馍馍很诱人,但我知道粮票的来之不易,便懂事地告诉母亲:“我不饿,吃李子就可以了。”但这种情况很少,因为母亲的李子一般都比别人先卖完。开始我很诧异,渐渐发现了诀窍。不管是谁来买,母亲总会热情地请他品尝,说不好吃可以不买,那份自信足以令人信服。用量米筒量李子的时总会用一只手架在量米筒上面,然后在手心塞满李子,手心堆得高高的,另一只手再合围趁势倒入自己袋里;用秤称李子的时人称完也会顺手牵羊再抓一把或是几个,而母亲一概不介意,总会乐呵呵地说:“吃吧吃吧,反正是自家种的。”这样一来,母亲的生意自然比别人要好很多了。

后来,有人将李子精细加工成罐头、果脯等食品,李子还青青的就有老

在马路上经过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的李子很多,凡是吃过了的也都知道这里的李子格外甜。母亲若是没时间,我跟姐姐就会自告奋勇一人提一个篮子去帮着卖。姐姐用秤,两角钱一斤,我用量米筒量,两角钱一筒。

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三年级时,我每天放学后去路边卖李子,有时一斤一斤地称,有时一筒一筒地量,两角两角地积攒,一个季节下来,我竟然积攒了有50多元,那时对于过年只有四角压岁钱的我们来说,简直是一笔巨款呀。当我把钱交到母亲手上时,母亲当即答应过年扯布料帮我做一条裙子。那年,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条裙子,每每提及裙子的来历,我心里就一直美滋滋的。

挑出熟透的,其余的第二天再由母亲挑到集市上卖,遇到星期六或星期天,难得出门的我偶尔也会缠着跟着母亲去赶集。运气好时,可以把一担李子卖完赶回家吃中饭,运气不好时,得下午两三点才能到家。每每这时,我都会饿得肚子咕咕叫,母亲总叫我去买馍馍吃。那时的馍馍一个5分钱再加上一两粮票,尽管店里的馍馍很诱人,但我知道粮票的来之不易,便懂事地告诉母亲:“我不饿,吃李子就可以了。”但这种情况很少,因为母亲的李子一般都比别人先卖完。开始我很诧异,渐渐发现了诀窍。不管是谁来买,母亲总会热情地请他品尝,说不好吃可以不买,那份自信足以令人信服。用量米筒量李子的时总会用一只手架在量米筒上面,然后在手心塞满李子,手心堆得高高的,另一只手再合围趁势倒入自己袋里;用秤称李子的时人称完也会顺手牵羊再抓一把或是几个,而母亲一概不介意,总会乐呵呵地说:“吃吧吃吧,反正是自家种的。”这样一来,母亲的生意自然比别人要好很多了。

后来,有人将李子精细加工成罐头、果脯等食品,李子还青青的就有老



(照片提供:罗霞)

板来各家各户大量收购,说有多少要多少。虽然价钱比市场便宜很多,但可以免去卖李子的奔波之苦守候之累,所以大家也乐意早早地摘了贱卖。

再后来,许是疏于管理,许是李子树已高龄,家里的李子慢慢少了,李子树也渐渐地被蚂蚁掏空老化了。去年夏天去老家看望母亲,顺手买了一斤李子,六元。我笑着对母亲说:“您卖了大半辈子的李子,怎么也想不到,以前才两角钱一斤李子,现在要六元一斤吧?”

“唉,要是还像以前的话,那不得了了,生活太清苦了……”母亲半是感叹半是欣慰。

儿时李子的味道是找不回了,但李子带给我的回忆却弥足珍贵……

散文

原载攸县《攸州印象》

麻雀

黄德胜

麻雀如今是我国的野生保护动物。可那时的麻雀,与苍蝇、蚊子、老鼠并列为“四害”,是剿灭的对象。苍蝇、蚊子、老鼠,影响环境卫生,传播疾病,而麻雀,则是因为食用人们稻田里的谷粒。

别看麻雀身材娇小,可健健康壮,活泼泼,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似乎它们的团结精神也不弱,大多数情况下,它们成片地飞翔,像一片片云,忽地飘来,忽地飘去。树林、田野、屋檐,皆是它们的栖息之所,春夏秋冬都可以见到它们。只见它们叽叽喳喳,有说不完的话。

尽管作为害物成为剿灭对象,那时并不少,并且不怎么怕人,可能它这小小的脑袋里根本没有与人为敌的概念。不然,那只麻雀根本不会在我手里折翅。

那时,我正在离家几华里的小山冲里读小学,那个学校只有冬华、建林和我三个学生,刘老师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对我们几个说:“我就不相信,如今不要文化了。”

我们三个分别来自两个大队的三个生产队。我们在家吃松了早饭,盛着中饭,在进冲的那棵松树下集合后再进山冲,一个个心事重重地向学校慢慢地游动,走到静悄悄的学又原路返回到一避静的树下,或讲故事或下牛角棋、跳棋什么的,吃了中饭再玩至散学时分回家。

这天,游至学校中途的欧家场,在那棵凉风习习的大枫树下,建林立住脚,说,在这里歇歇,几凉快,反正不急,也就各自折些树枝抓些草叶之类的塞到屁股下坐在那。建林说,我给个字谜给你们猜:木目能同心,火烧兰花岭,狼不良有句,实不见脑顶;打四个字。

我有点漫不经心,建林的字谜完全是自己编的,曾多次猜过,有点牵强,所以不怎么去想。我发现冬华裤袋里装着的弹弓,他偶尔带弹弓在路上玩耍,几乎弹无虚发。趁他聚精会神地猜谜,我从他裤袋里抓出弹弓,并摸出一粒弹丸——圆圆的石头。看到欧家场生产队禾坪所晒的稻谷里,一群麻雀在嬉闹,我赶紧去就是一弹弓,还真有一只撞上了,折了翅膀,在禾坪扑楞楞地挣扎,我走过去捉了来。

可惜我不懂鸟语,如果懂,我要向麻雀表达我心中的忏悔,向它道歉,对它说:“对不起!”

